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四十七回 北口外丟鏢結義氣 護國寺收徒惹是非

上回書說到：四劍客三次試絕藝，海川從清真寺告辭出來，往北低頭而行，想起清真寺四位前輩比試，十分驚險。這節海爺的點穴銅鏢尚且不翼而飛，看來武林的高人太多呀，趕緊回家吧。猛然迎面有人叫他：「師父。」

海川一看，正是大弟子穿雲白玉虎劉俊。海川忙問：「俊哥兒，你來幹什麼？」

劉俊行禮然後站在旁邊：「師父，您快回家吧，有位教師父來咱家，把我師弟們都打啦，還在家裡等候您哪。」海川一聽，這是怎麼回事？看佛敬僧，我童林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你也應該等我回去呀，為什麼趁我不在家的時候投井下石，把我徒弟都給打了？這太不像話！」劉俊哪，怎麼回事？」「師父，咱們爺兒倆一邊走，我一邊告訴您得了。」爺兒倆一邊趕緊往前走，一邊急著談事情，穿大街越小巷趕奔雍親王府自己的家。劉俊把事情談了，海川一聽恍然大悟。

這幾天，海川不是常往外來嗎？三出前門呀。這徒弟們當中不一樣，楊小香、楊小翠、洪玉耳、孔秀，甚至於鐵羅漢吳成，這些人都能安下心來，跟著師哥練功。可是，第一個不安分的就是這個夏九齡，他總愛惹事，還攪撥司馬良：「咱們來北京這些日子了，你我都是江南人，北京的五壇八廟皇王腳下，咱們都沒逛過。說真的，師父今天不在家，咱們逛逛去。」司馬良搖頭說：「你呀，省點兒事吧。別讓師哥為咱作難了。師哥不依咱吧，好像做哥哥的管咱太緊，又不是咱師父；依咱吧，到外頭，你就不同自己了，萬一出點什麼事，師哥為我們受責。依我說呀，好好地練功吧，師父的能耐咱們要下勁學呢。」「二哥，練功也不在這一兩天吧！真是的，再說咱們也沒閒著，師兄弟從功夫上比一比，咱也不落在別人後頭，我們素常素往也是刻苦用功嘛。今天趁師父不在家，我們出去玩一玩，看一看，逛一逛，很快就回來，師父也不知道。」架不住夏九齡死說活磨呀，時間一長，司馬良到底讓夏九齡說服了。他倆從幾歲上就在一塊，每次都這樣，司馬良就得歸順，這回又成了順民。

小哥兒倆收拾好了，來找劉俊，劉俊問：「你們兩幹什麼去？趕緊到場子裡練功。」九齡樂呵呵地說：「師哥我們跟您提點兒事。我們從揚州來到北京這麼長時間，淨練功了，師兄和師父督促得嚴，不得空閒。我們哥兒倆今兒打算逛逛大街去，一會兒就回來。師哥你給我們遮蓋著點兒，師父來了，您別提，可以嗎？」「二位賢弟呀，這不是讓哥哥我為難嗎？北京城藏龍臥虎，別說咱哥們歲數小，但都有一手好功夫，萬一你給師父惹點兒禍，就對不起師父。當然，師父收徒弟一場，還怕惹禍嗎？但咱們要讓師父為難，就不算孝順的弟子。師弟呀，你們兩人還是好好練功得啦，讓你們去了，哥我怕你們惹事。」「您怎麼也這樣說呀？咱只是沒上過北京，想開開眼，不管到哪儿，眼睛不睜開，有什麼事咱們只當沒瞧見，耳朵塞上點兒白蠟塊兒，聽見什麼信兒了，咱們只當沒聽見。師哥，您給我們一會兒假得了。」兩人這麼一磨，劉俊也想：我這做師哥的，人家又先進門，夠尊重我的了，應當讓師弟們去活動活動。劉俊便說：「好吧，給你們點兒錢。」夏九齡馬上拉住說：「我們哥兒倆都有，這您放心得了。」哥兒倆高高興興地打府裡出來了。小香、小翠、玉耳這仨都嘸嘴。小香嘟囔著說：「兄弟呀，你們哥兒倆都去了，不帶著我們。」其實玉耳倒挺明白，五個人一齊走，要了命師哥也不會批准，去倆還能湊合。他們哥兒倆出去沒事，過幾天，咱們再告假。

哥兒倆出來以後，上哪兒呀？離開王府到富貴巷，就發愣了，京城地方太大。走到成賢街口，由南往北過來一個老頭，一拍兩人的膀頭：「二位少爺，我也在柏林寺住，咱們是街坊，你們不是雍親王府的嗎？」「是呀，大爺。」「你們倆怎麼出來了？」「老大爺，我們沒逛過北京城，因為我們是揚州人，離這兒太遠，您說北京城哪兒的集市最熱鬧？」「什麼集市呀？」

「您看我們鄉下都有集市嘛，做買賣，賣什麼東西的都有呀。」「噢，您是問這個呀。」老頭一聽，哈哈笑道：「北京可有大集，我告訴你們，初一天齊廟，初三土地廟，初四花市集，五、六白塔寺，七、八護國寺，九、十隆福寺。」哥兒倆一算計今天正是護國寺。夏九齡便問：「哎，老大爺，那我們跟您打聽打聽，怎麼走呀？」「嘿嘿，兩位少俠客，你們出成賢街西口往南，過了後門橋，走龍頭井，斜著往北奔定阜大街，到定阜大街遠遠地就看見護國寺了。」小哥兒倆聽完老大爺的話，道了謝就奔著那條道走去了。

一路之上，繁華似錦，這是都城啊！等來到定阜大街遠遠地望見了護國寺，這是個大廟呀。來到大門口，善男信女燒香還願的人很多，人群稠密擁擠不堪。山門都開著，上頭有一塊匾額，書寫著「敕建大隆善護國寺」幾個金字。小哥兒倆也跟著人群進去啦，頭層殿完全都是針篋棚兒。什麼是針篋棚兒？就是賣針的、賣篋子的。那年頭，單有這麼一種人，男人群裡不走，女人群裡打晃晃，上一眼，下一眼，品頭論足偷看婦女。瞧著這些人，小哥兒倆就覺著驚扭，但小哥兒倆不敢多說話，再說哥兒倆出來是師哥特意恩准的，我們不能給師哥找事，更甭說師父了。這麼著，小哥兒倆可往後走來了。

來到二層殿，這裡都是說書的，唱戲的，打把式和賣藝的，還有摔跤的。三層殿，都是賣花的，賣煙粉的。再往後四層殿，熱鬧極了。小哥兒倆逛的是口乾舌燥，便來到西邊的塔院，這裡人也不少，前面有個大茶館，盛友如雲，高朋滿座。夏九齡說：「二哥，我走得挺渴的。」「你渴了，我也早渴了，咱喝點茶去。」這樣，哥兒倆來到茶棚，找了一張桌坐下，伙計趕緊過來，拿著茶盤子問道：「二位少爺，喝點什麼茶？您自己帶茶葉了嗎？」「沒有帶著，你隨便給來點兒茶，端兩盤乾鮮瓜子就得。」時間不大，人家把茶沏好了端上來，瓜子也端上來。小哥兒倆一邊喝著茶，一邊嗑著瓜子，高高興興。就在這時候，旁邊有人說話：「哎呀，這兩天我高興得沒法說了，你知道我為什麼高興呀？」「我不知道呀。」「告訴你，練完了功以後，你們全走了，師父不讓我走，讓我收拾場子，搬搬板凳擦擦軍刀，多乾點活兒。我有心不願乾，乾嗎我練功，還管這個呀？敢情師父暗中都教給我絕藝了，這絕藝這兩天練得這熟啊，我想施展施展，可惜沒有對手。您知道我這絕藝是什麼？」「我哪兒知道你這絕藝是什麼？練練我瞧瞧。」「哎呀，哥哥我不能練呀！我要一練叫你學會，那怎麼行啊。這絕藝是秘不傳人的。」「兄弟，這話說遠了，前些日子你知道師父讓我完了事不叫走，叫我收拾收拾東西，然後師父把我叫到屋裡，已經提前教給我絕藝啦。哈……你知道嗎？」「喲，真的。師哥，您學的什麼絕藝啦。您練練，我開開眼。」「可是師父也跟我提了，不讓我到處顯耀，兄弟你不是外人，這樣吧，我先練練，你瞧著，接著你再練。」「好吧。」司馬良、夏九齡在旁邊，一聽就明白了，練功的。

一看這二位都是四五十歲，穿著打扮也跟別人不一樣，這兩人都穿著白棉綢的汗衫，腰上沒煞繩兒，大褂在邊兒上放著，腳底下是螳螂肚的靴子，靴子上頭紮著五毒，蜈蚣、蠅、蠅、蠅子……全有。再往這身上看，兩人的身板挺好，都是新剃的黧青頭皮，五股三編小辮兒盤在腦瓜頂上，在太陽穴這兒，辮穗兒搭拉下來。兩道肉禿子小眉毛，兩隻趴趴眼兒，趴趴鼻子，三角菱口，一嘴碎芝麻牙，一對錐把子耳朵，青鬍子茬兒，腦門上擠著好些個紅點，都是什麼對大天呀、閉十呀、天禿、地禿呀，虎頭鑽九簍啊，盡點的是這玩意。

左右太陽穴貼著兩貼太陽膏，一貼藍紙兒，一貼紅紙兒。喝！這二人長得狗性氣，一瞧就不是好東西。

原來他們的場子就在塔院西北角的月亮門裡頭。這有一片房子，就是師父開的把式場，師父教他們。這倆一個玉虎，外號叫滾地雷。那位姓趙，叫龍，也有個外號叫淨街神。他們都是吃倉的人，在當地就是混混兒，出來就橫著，指著打架吃飯。什麼打群架呀，打瘋狗呀，罵傻子呀，踹寡婦門呀，刨絕戶墳呀，哄哄小媳婦、大姑娘上廟呀。一句話，就是沾點兒小便宜，乾點兒嘎咕事。這會兒，兩人又逞能呢。玉虎說：「哥哥，我給你練練師父教給我的絕藝。」他說完了以後，往這一站，騎馬蹲檔式，兩隻胳膊往前一伸，齜牙咧嘴，就這樣，然後一調臉，雙拳又往前這麼一伸，「嘿！」兩下練完了。趙龍一瞧，「這叫什麼功夫？」「這您不懂，剛才那是老虎大張嘴，絕藝呀！」「噢，現在這下呢？」「現在叫張嘴的大老虎，專門吃人哪！」「哈……你這能耐跟我比起來，可就差遠哩。」「那麼哥哥，你練練，我瞧瞧。」趙龍站起來，兩隻胳膊順著左、右兩臂往前一伸，跟著一轉身，兩隻胳膊又伸出去了。」「哥哥，您這叫什麼？」「我這也是兩招呀，剛才那招叫一條扁擔。」「那麼這招？」「叫扁擔一條哇。」司馬良、

夏九齡這個樂呀。夏九齡一仰臉兒，嘎嘎地樂出聲了。

王虎、趙龍一聽有人笑，可不就不樂意。再看司馬良和夏九齡，原來是兩個小孩。一個梳著雙歪抓髻，前發齊眉，後發披戶蓋頸；一個梳著冲天杵的小辮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。這王虎衝著趙龍一努嘴：「看見啦，沾點便宜。」

王虎說著話就過來了：「二位學生，下學啦？哥兒倆出來逛廟喝茶呀？伙計，茶錢回頭我候了。」這回王虎就得著苦果子了，夏九齡「啪」一拍桌子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想找我們哥兒倆便宜。用你候錢這茶還能喝呀？喝茶，小太爺有錢。」「喝！我們倆練功你們樂啥？」「練得不好，就興人樂。練得好，我們還要學呢。可惜你們這老虎大張嘴，張嘴大老虎，人家老師父不過蒙你們點錢，你們家也沒供過文武聖人。」夏九齡這小孩夠損的：「你們家沒人讀過書，沒人練過功，文武聖人都不從你們門口走！」哎喲，好小子，竟敢揭我們哥兒倆的短兒。哥哥，過來！拿你的一條扁擔揍他，我拿我的張嘴大老虎咬他！」王虎說完奔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的拳頭對準夏九齡就來了。九齡一刁他的腕子，坐在椅子上抬右腳，「啪」一下，踹在王虎的胸口窩上。只見王虎「噎噎噎」往後一退，「咕嚕」，把旁邊那張桌子撞倒了，茶壺茶碗「呼啦啦」全掉在地上。他捂著腳、捂著腿「哎喲」去了。趙龍就奔著司馬良了，趙龍往前一趕步，舉起扁擔就打，司馬良往旁邊一閃，掄圓了胳膊給了越虎一個大嘴巴，頓時，他這腮幫子跟炸龍蝦片一樣，「唵唵」就鼓起來。好嘛，槽牙也給打活動了，腮幫子也破了，鞋也掉了。「哎喲，他打了我了，疼，疼。」王虎剛起來，趙龍又來個「咕嚕」。小兒倆「劈裡叭喇」，把兩人打得王八吃西瓜，連滾帶爬。夏九齡憤憤地說：「你們倆要是雞蛋，非把你們倆的黃給砸出來！」「小子你們等著嘿！」說完兩人抱頭鼠竄，「噎噎噎」出了茶館西門，奔西北角塔院那邊的月亮門鑽進去。

夏九齡、司馬良站在那兒整理整理衣服，兩人還怒氣不息。伙計過來了：「得了，二位少爺，您把人也打了，你們哥兒倆不是也給茶錢了嗎？你們走吧。我們這小買賣也是……廟上才有這麼兩天買賣。您別在這等著了，他們不出來啦！」「不！他不是讓我們倆在這兒等著嗎？我們就在這兒等著。」

夏九齡一伸手掏出十兩銀子，「啪」地就拍在桌子上了。「摔壞了你們茶壺、茶碗我們賠，把你的桌子砸壞了，我們也賠。他讓我們在這兒等著，我們就等著，帶著徒弟來也沒事，領他師父來也可以！」這伙計一擺手道：「二位少爺，怎麼能這麼說？人家老師哪能辦這個事呀？請問二位小爺怎麼稱呼？」「你要問我，我姓夏叫九齡，人稱多臂童子。這是我的哥哥，複姓司馬叫司馬良，有個外號叫玉麒麟。提起我們兩人來，北京城沒有名，提起我們的師父來，在北京城大小有個名。他是北城根兒愛新覺羅雍親王府的教習，叫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。」「嘩」地一下，你就知道這童海川的名有多大，會武不會武的黎民百姓，逛廟的耳朵都支棱起來了。北京大柳樹，南京沈萬三，人的名，樹的影，誰不知道呀？堂堂雍親王府教習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奉聖旨下江南拿二小、請國寶，威震江湖！這得了嗎！伙計的耳朵都給震響了。「哎喲，二位小俠客爺，要是那樣，您得了！您好鞋不踩臭狗屎。剛才那二位是臭狗屎，您二位走得了。」「伙計要不是衝著你，怕攪你的買賣，我們非在這兒呆著不可。既然你說這個，好吧，二哥咱們走吧。」說完夏九齡、司馬良揚長而去。

其實，塔院月亮門裡頭，人家師父就在那兒站著哪，這一切話都聽見了。

這個師父可不得了哇！此人姓焦名兩字秋華，有個外號叫豎臂摘星。同門的師兄就是本護國寺的大喇嘛，姓馬名字叫馬寶善，有個外號叫丑面佛。哥兒倆都是好能耐。鐵羅漢吳成就是他們倆的小師弟，不過沒見過面，他們是一師之徒，都是雲霞道士杜清風杜老仙長的弟子。焦秋華，內外兩家，使一口刀，武術高強，威震草地十八寨。要在草地做下買賣來，甯管做多少銀子，您得乖乖地交給焦二爺百分之三十，草地上出多大的漏子，多大的風險，姓焦的給您頂著！您要不給可不行，焦二爺是您的勁敵。這是人家焦兩憑胳膊腿兒打出來的。不管你關南的什麼買賣，富商大賈、鏢客，來到草地，你也得給焦二爺上點供，得說點好的，不然的話，你可吃不開。

有一天，吃完早飯以後，焦二爺在客廳坐著呢，好幾個伙計在旁邊伺候著。一挑簾打外邊進來個人，這人姓曹叫曹成，有個外號叫巧嘴八哥。「請二爺安。」焦二爺一伸手：「起來！怎麼回事？你打哪兒來？」「二爺，我得跟您說點兒事。您說咱們草地，西北上一帶，論名聲得讓咱們爺兒們過去。」

可是他們關南的買賣，就有對咱們瞧不起的。」焦二爺的品性，脾氣很暴，一聽這話，忙問：「啊，誰呀？」「就是前門外西河沿，東光裕鏢局子裡的金弓小二郎李國良。」焦二爺不解地問：「李國良，怎麼啦。三節兩壽，他不是給咱送禮了嗎？」「不錯，三節兩壽是給咱們送禮，可是咱們草地去的人，到他東光裕鏢局就另眼看待。你就拿我說吧，這李國良把我給轟出來了。」

愛屋及烏，看佛敬僧，二爺，他也不應當把我轟出來。」原來曹成過去在李國良那兒當過伙計，由於他吃喝嫖賭，胡作非為，叫李國良把他給趕出來了。

後來，他到了草地投奔了焦二爺，他知道李國良就仰仗著西北這股道兒，沒有這道兒，李國良吃不上飯，曹成幾次跟李國良的鏢車鬧事，李國良都忍了。

這會兒他又跑到焦二爺面前給李國良上眼藥來了。焦二爺的脾氣過於暴躁，他不分青紅皂白，就說：「曹成，李國良敢瞧不起咱們爺兒們，我的話，是他東光裕的鏢都給我扣下！」這可壞了，沒有幾天連扣五撥，這下李國良可倒了霉了。

李國良不走別處鏢，只走西北這一條道兒。從北京來說，他必須出德勝門，入官溝，然後奔草地十八寨。所以，他一點都不敢得罪焦二爺。這回五撥兒鏢連著給截下了，人都扣到焦家寨，連鏢師、伙計都沒放。最後一撥扣完了，稟報焦二爺，鏢師、伙計五撥兒，一共十八萬兩銀子，全給扣下了。

焦二爺聽完說：「好啦，把這五撥兒的鏢師、伙計全給我叫上來。」五撥鏢師、伙計都很驚慌地給焦兩跪倒磕頭：「焦二爺，我們鏢主沒得罪過您哪，您這是怎麼啦？」「哈……噢，非得李國良得罪我，我才動你們的鏢哪？你們五撥兒人回去，今兒個我用點兒錢，這十八萬兩鏢銀我都給扣下了。告訴李國良，打算要這十八萬兩銀子，叫他自己來。聽見沒有？」「是，焦二爺。」

鏢師、伙計敢惹嗎？姓焦的一口黏痰，把我們鏢師、伙計能給啐死。沒法子，五撥兒人回來了，來到東光裕鏢局。李國良算著這日子有西北口的鏢該回來啦，怎麼沒回來呀？他正納著悶兒呢，五撥兒人都進來了：「李鏢主，咱們的鏢叫人家扣了。」

「誰？」「焦家寨的焦秋華。」「不可能啊！三天兩頭咱們的禮總送去，凡是焦家寨來的人，不管幹什麼的，上至頭目，下至伙計，咱都好好待他。這條道兒他姓焦的給咱賞了面兒。」「您看，人家焦二爺說了，五撥兒共十八萬兩銀子，他準備花了。打算要這些鏢呢，你自己去。」

李國良喝著茶，在客廳裡坐著，心說：我跟焦秋華沒有這麼大的仇恨呀！但是我去焦家寨，我幹得過人家嗎？五撥兒鏢師、伙計乾不過豎臂摘星焦兩，就是我李國良去了，六個算一個我也打不過他！那我這鏢銀還要不要了？下拔西北的鏢銀，我還保不保了？我得吃這碗飯哪，十八萬兩銀子我賠得起嗎？

李國良琢磨著，前思後想，左右為難。後來他轟下子想起個人來，他有個拜兄，就是護國寺的大喇嘛。這喇嘛論勢力也不小，他就是丑面佛馬寶善。

第二天吃完早飯，國良換件衣衫，溜溜達達就奔護國寺來了。今天不是開廟的日子，沒有什麼人，關著山門，推角門進去，一直趕奔禪堂院。來到後院，到了喇嘛的禪堂，挑簾進來。喇嘛爺在外邊的椅子上坐著呢，光頭沒戴帽子，穿著紫袍，挽著袖面，顯得精神很好。李國良一見便道：「哥哥，您好哇，給您請安了。」「喲，國良來了！快坐下，坐下。」小喇嘛沏上茶端進來。「哥哥，我求您來了。」「什麼事？」「這西北草地做買賣，出了點兒漏子。到草地五撥兒鏢銀，都叫人家扣下了。」「誰呀？」「焦家寨的豎臂摘星焦兩。現在把五撥兒人都放回來了，他說要銀子，得我自己去，因為他打算用倆錢。我不敢去，我的能耐哥哥您知道。我到了那兒就歲了。所以我找您來了，哥哥您有人嗎？」「哈……」喇嘛爺樂了：「國良，你可真會搬門子，你知道焦秋華是

誰嗎？」「我不知道。」「好，告訴你，這是我的新師弟呀！我跟他說一不二，我們有幾年沒見面了，他在草地哪，那可不得了哇！我琢磨要是劫鏢，你的買賣也就是他敢劫，別人不敢哪！好吧，我給你寫封信吧！」「真的？哥哥，我給您磕響頭。」喇嘛爺取出文房四寶來，寫了封信，交給李國良後說道：「你回去吧，帶著這封信，就說是我說的，讓他趕緊把鏢銀收拾好嘍，給人家送出去，別耽誤了，別的就甭提。」李國良懷疑地問：「您先等等吧，哥哥，您有那麼大份兒？讓他給收拾好了，別的不提，就說要鏢來了？」「對，你就這麼說，讓他趕緊給，給晚了不行。」

李國良拿著信回到鏢局，把五撥兒人全叫進來說道：「你們過來，拿著這封信去焦家寨，就說喇嘛爺說了，讓焦二爺趕緊把鏢銀給送來，別的什麼甭提。焦二爺不給，咱們再想辦法。」鏢師們心說：這可懸得慌。

五撥兒鏢師、伙計都奔草地焦家寨來了。來到焦家寨焦二爺的家門口，不等傳話，鏢師、伙計全進來了。焦秋華氣大啦：「諸位怎麼都回來了？」

「是，是……焦二爺，我們是來要鏢銀的。」「我讓李國良自己來，他來了沒有？」「他沒工夫，這兒有封信叫您瞧瞧。他讓我們趕緊把鏢銀拿走，別的什麼也別提。」焦二爺急了：「什麼，他命令我，吩咐我？哪有這事！」

但打開信一瞧，焦二爺又一樂：「李國良這小子還真能剋！他把我哥哥給剋出來，這可不就乖乖地給鏢銀嗎？」於是焦二爺趕緊吩咐伙計們，把五撥兒鏢銀整理好了，五撥兒鏢師、伙計也全走了，這封信怎麼這麼硬呀？讓他乖乖地就把鏢銀給交出來了？原來焦二爺想這個：哎呀，一來不知道李國良跟師兄會有交，二來離開家鄉日子多了，也惦著回到北京看看。這樣，焦二爺把生意安置給可靠的人，自己帶好了銀兩路費，又帶了點土禮，由打口外回北京，來到了護國寺。

焦二爺往裡走，來到禪堂門口問：「哥哥在屋裡嗎？」喇嘛爺在外間屋裡坐著呢。「誰呀？」「哥哥，我瞧您來了。」焦二爺進來，跪下給哥哥請安。老喇嘛爺一抱兄弟，眼淚都下來了，說道：「我以為見不著你了，沒想到咱們哥兒倆又見面了。你好呀，你好呀？」焦二爺忙答：「哥哥托您的福，我挺想您的。」「快起來，快起來。」趕緊吩咐底下人打來洗臉水，讓焦二爺擦臉，漱口。沏好了茶，哥兒倆就喝上了。喇嘛爺又吩咐底下人下去準備飯。

哥兒倆來到裡間屋可就聊上了。「哥哥，我來瞧瞧您。」「你瞧見我的那封信了嗎？」「看見了。」「鏢銀怎麼著了？」焦二爺一笑：「您吩咐了我敢怎麼著，趕緊把鏢銀就給人家了。」喇嘛爺點頭：「不過李國良也不是外人。」「噢，怎麼回事？」「那是我的拜弟。」「我還真不知道，哥哥。他走西口的鏢，又是咱們的兄弟，您看這叫什麼事？您應當給我送個信去，就不致於發生這次誤會了嘛！這一來，我這……我這做哥哥的不是人了。」「不，不打不相交，也應當讓他受點兒磕碰，做買賣怎能是一帆風順呢？」哥兒倆越聊越上勁兒。聊著聊著，焦二爺可就餓了，心說：都掌燈時分了，怎麼還不叫我吃飯呀？正在這時，聽到外面說話：「喇嘛爺，李大爺來了。」喇嘛爺沒答話，李國良在外邊可說了：「我聽說我二哥來啦。」焦二爺一聽，李國良來了，忙對喇嘛爺說道：「哥哥，您這……這怎麼算，我怎麼能見他呀？」

李國良一挑簾進來了：「這是二哥吧，我給您請安了，咱哥兒倆沒見過面，喇嘛哥哥經常的提起您來。咱們哥兒倆沒的說，親兄弟一個樣。二哥哥，我走西北的鏢，就因為有您我才放心，您把我的鏢給扣了，我真抓瞎了。您吐口唾沫都能把我李國良淹死，我沒轍了，只好來找喇嘛哥哥求援，喇嘛哥哥一聽，說我的門子搬對了。二哥不是外人，是喇嘛哥哥的親兄弟。我想，那您給寫封信，搬您的門子。二哥，您來了，喇嘛哥哥派人給我送信，我實在太忙，叫二哥久等了。看來，這，這酒菜都準備好了嗎？」喇嘛爺道：「都準備好了。」「二哥咱們喝酒吧。」焦秋華真沒想到，他坐在那兒直發愣：都說李國良這人不怎樣，目中無人，誰也瞧不起，可我看他不像那樣的人哪，他虛懷若谷，光明磊落，是個朋友呀！要是那樣，我焦秋華就不對了。焦二爺一想：我不能冷著呀。便說：「兄弟，兄弟，我來了，我看咱哥哥來了，順便也瞧瞧您，上回那個茬兒，我都有點害臊了。哥哥跟我說你是我們的小兄弟，我真要抽自己幾個嘴巴，可一想打得怪疼的，算了吧。兄弟咱們一天雲霧散，前頭的事情就別提了。」「您這是哪兒的話呀？我看這對我有好處，就說西北這條道，我原來不敢大意，當然這次我見到您以後，我就十分的踏實放心了。」焦二爺大笑：「兄弟，西北這條道，你拿著大頂走都沒錯。」

喇嘛爺攔住：「得，得！別提了。咱們吃飯，這飯是李國良準備的。」李國良說：「二哥能吃我這頓飯，咱們以後就是好兄弟，只是相見恨晚。」焦二爺臉都紅了：「別再提了，我這麼大歲數怪不好意思的。兄弟，以前的事情原諒哥哥，我不知道你跟喇嘛哥哥的交情。」說著話來到席間，談笑風生，哥兒仨喝上酒了。

喝到二更天，這頓飯吃完了。李國良問：「哎呀，二哥，您剛從口外來呀？住在哪兒呀？」「我不就住在護國寺了嗎，跟咱哥哥住一塊。敘敘舊交情。」「我看，別在廟裡住了。」「上哪兒住去？」「喇嘛哥哥，讓二哥上我那兒住去吧。好讓我跟二哥多親近親近。」喇嘛爺點頭：「老二，我一個出家人，喜歡清靜，你乾脆住他那兒得了。」焦二爺說：「好吧，那咱們僱車去。」「別僱了，車我帶來了，兩輛大馬車。」焦二爺把東西收拾一下，放好了，上了馬車。「兄弟，我上你那兒不大方便。」「我那兒才方便呢，讓我們那些人也認識認識您，多孝敬孝敬您，那不好嗎？」「我對不起你們鏢師、伙計。」「二哥，您說這話就遠了。您成全了我們，還說對不起呀。」

哥兒倆的車眨眼之間就來到西河沿，等到東光裕鏢局門口，還沒下車呢，鏢局門口的人就滿啦。鏢師、伙計上百位，燈光之下，亮如白晝。「二爺來啦，二爺來啦。」焦二爺心想：喝！李國良還真講排場呀！底下人把車門一開：「二爺，我們大伙兒給您請安。」一片請安聲，都跪下叩頭。焦二爺趕緊從馬車上下來了，忙道：「我不敢當，兄弟哥哥們。」說道就要跪下，李國良伸手就把焦二爺給拉起來了：「您這幹什麼哪，這都算是您的學生呀，給老師磕個頭還算多呀。」「我們給您磕頭，拜您為師。」「哎喲，我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管事回稟李國良道：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請焦二爺、鏢主往裡吧。」東西搬進來，李國良陪著進東院。這裡是李國良住的經理室，北房五大間，有專門人伺候著。東西兩張牀，被褥都是嶄新的，屋裡十分講究。擦臉、漱口之後，請焦二爺喝茶，哥兒倆又聊上了。喝來喝去，這茶也喝個差不離了，快到三更天了，李國良催道：「二哥，睡覺吧，有話明兒咱們再說吧。」「好嘍。」國良親自把被褥給鋪好，讓焦二爺躺好，國良把燈吹了，出來別處睡去了。

第二天老早，二爺剛一見動靜，國良帶著人進來了，親自伺候焦二爺起來。焦二爺覺著心裡不落忍，李國良堂堂的鏢主，人家給我鋪牀疊被，這我怎麼敢當呀。便說：「你不是有徒弟、學生嗎？讓他們伺候就得啦，何必親自伺候我呢？」「二哥，他們伺候您，我有點不放心，我伺候您是應當的。」

焦二爺一想：得了，李國良這份心思我也得領。倆人說著話，喝著茶時間就不早了。「二哥，今兒有個請呀，咱們同和軒吃飯，下午廣慶茶園聽戲，聽完戲再回同和軒。」「誰請呀？」「就是咱們西河沿的同行同業，公舉出一部分老人來。聽說二哥您來了，大伙兒請您聽戲，吃頓便飯。」「這個……哎呀，國良呀，咱們跟人家沒交情。」「我跟他們有交情。」焦二爺問：「吃得嗎？」「吃得。」焦二爺一想：好！你說能吃咱們就吃唄。三十多位老人長袍短褂，最大的一位有八十來歲，最小的起碼也有六十來歲了，都是彬彬有禮。拜見焦二爺之後，大家都到同和軒，一坐幾桌，全羊席。吃完了，大家喝茶聊天。到了下午，茶園開戲，包了幾個廂，大家陪著焦二爺在廣慶茶園聽戲。戲散了場子，馬車準備好了，回同和軒接茬兒吃。吃完了這頓飯，幾位老人籠身行禮：「焦二爺咱明天見。」「謝謝諸位。」說真的，大伙兒談起話來，就是焦二爺長，焦二爺短，緊著恭維豎背摘星。直到現在，哥兒倆回到鏢局，李國良親自鋪牀展被，侍奉焦二爺睡覺。

次日，焦二爺剛一醒，國良帶著底下人進來了，伺候二爺梳洗已畢，沏上茶來，哥兒倆坐這兒喝茶。過了一會兒，國良說道：「二哥，今兒有人請呀。」「啊，昨天剛請完，今天又誰呀？」「咱們五牌樓的銀錢業，同業工會，也是公舉出一部分老人來，打算請請您，總而言之跟咱們都有關係。」

焦二爺心裡很是不安。「國良，這咱們吃得嗎？」「嗨，吃得。我跟他們有交情。」焦二爺點頭：「吃就吃吧！」時間不大，

又來了三十多位老頭。大家上了馬車，直奔同和軒。吃完饭，到了下午，大傢伙兒又陪著焦二爺到廣慶茶園聽戲。掌燈時分，又回同和軒吃飯，用完膳，哥兒倆坐著馬車回家。

鏢師、伙計仍擠滿門口，問長問短，一片尊敬的聲音。哥兒倆進屋喝茶，二更天伙計又進來了，問二爺還吃不吃夜宵？焦二爺說：「你要把我撐死。」

國良笑了：「好，不吃了，咱們休息吧。」國良親自鋪牀展被，讓焦二爺睡覺。

第三天清早，焦二爺剛一見響動，國良帶著人進來，伺候完了，又坐這兒喝茶。「二哥，今兒還有請呀。」「今兒又是誰呀？」「是前門外的綢緞業工會，這個得吃呀，跟咱們買賣有關係。」「那好吧，吃！」到時候，來了些老人，又陪著焦二爺在同和軒吃飯，廣慶茶園聽戲。晚傍晌，回到同和軒，接茬吃飯。吃完饭，哥兒倆回家，到了西河沿鏢局門口，「唸啦，」過來一幫人，仍然是說了一大堆恭維客套的話。哥兒倆一塊來到跨院，沏上茶喝著，邊喝邊聊，倒也自在。直到二更天，焦二爺打發走送夜宵來的伙計後，便入寢休息了。第四天，第五天，一連六七天，每天有請吃，李國良侍候得十分周到。

這天一清早起來，李國良伺候焦二爺梳洗完畢，沏好茶喝著，國良又說了：「二哥，今天仍然有請。」焦二爺急了：「你先等等吧。國良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這個吃，那個請，其實全都是你出的錢。您當我瞧不出來呀，你別蒙二哥了。這幹什麼，多糟蹋錢！有什麼用呀？在家裡吃不一樣嗎？要嫌不好，在飯館裡請個大師傅來做飯也一樣啊。再說哪兒不一樣呀，別弄這事。

你呀，有什麼打算？你就說得了。」國良沉思半晌：「二哥，話說到這了，我這東光裕鏢局準備算咱哥兒倆的，這幾天我把帳目完全都籠起來了，咱們東光裕鏢局連動產帶不動產的資金合起來共二十萬兩銀子。您一半，我一半，咱二一添做五，您甯回草場了，就在這兒當二掌櫃吧。您要是不願當二掌櫃，那就當大掌櫃，我聽您的。」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「我幹什麼？乾脆就讓您享福了。」焦二爺想了半天道：「好吧，口外的鏢我給你負責，您就不管了。」

「二哥，有您這句話，我就承情了，我的飯碗就來了。噢，咱們就在家吃吧。」

李國良可就應西口的鏢了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焦二爺就在李國良的鏢局住了半年。李國良應了六十多份鏢，光現銀子一百幾十萬。說真的，這趟買賣要是在西口叫人扣了，李國良連老婆賣了也賠不起！焦二爺看出李國良的擔心來了，就說：「兄弟，買賣是咱倆的，我也得給你走趟買賣呀。」「那您還回口外？」「行呀，你說多咱走就多咱走，等你打好了保條，回頭告訴我，哥哥就走。」「那麼著，後天就行。」李國良把鏢銀全兌好嚙，鏢師、伙計全都選用精明強幹的。到了日子，清晨起來，李國良的鏢車邊上插好鏢旗，一百多萬兩鏢銀準備就緒。再一看，焦二爺還在西河沿這兒喝著酒呢。李國良心都到了嗓子眼兒啦。便催促著說：「二哥，您該活動著了。」焦二爺道：「好！這回，我連祖墳都攔上了。你放心，丟一兩銀子，二哥我賠你。」吃完饭，李國良恭送焦二爺上了馬，

「啪」一鞭子，直奔德勝門。一過昌平縣，可就有人劫買賣了，武林人由樹林裡出來，鏢師、伙計「唸啦啦」把鏢車都圍住了，焦二爺催馬過來。「啣！原來是焦二爺。」焦二爺氣哼哼地說：「看見這鏢旗了沒有？東光裕。告訴你們，這買賣是我的。」「那我們今後只有護送了，焦二爺。用路費您言語，用人不用？」「路費、人，我都不用，見著東光裕鏢局，給我高抬貴手，焦秋華就承情啦！」「焦二爺這哪兒的話，您賞口飯吃就行。」這樣便過了關溝，順著西北大路一直走。一路上，一撥一撥，劫鏢的多極了。但一看東光裕的鏢旗，誰也不敢動。豎背摘星焦二爺的鏢就是李國良的鏢，沒人惹得起呀！這樣一來，劫匪沒大買賣了，所以別的鏢局的鏢只要到口外就栽在那兒了，而李國良的買賣越做越大。

光陰荏苒，時光如梭，就那麼一算，五個年頭過去了。焦秋華給李國良奔了五年哪！雪花銀子跟流水一樣全流進李國良的腰包啦。八月十五，算計著二哥該回來了，怎麼著也得吃這頓團圓飯、喝團圓酒呀，果然八月十五，焦二爺風塵僕僕回來了。國良迎上去，哥兒倆來到屋裡坐下，國良挺難過地說：「二哥，您給我奔了五年了，我好銀子剩了十幾萬呀。二哥，得啦，您也老啦，咱不幹了。」焦二爺道：「別，十幾萬銀子夠花的嗎？我再給你奔幾十萬，這你甯管了。」國良一笑：「我等著您哪。月亮一上來，咱哥兒倆後頭賞月，哈哈，我准知道您八月十五趕回來。」到時候一百多盆桂花圍在賞月亭擺好，酒擺上，哥兒倆就喝上了。對著明月、對著知心朋友，哥兒倆酒越喝越多，越喝酒氣越壯，喝來喝去，李國良就醉了。這一醉可就沒譜了，醉眼乜斜地說道：「二哥，還是那句話，酒逢知己千懷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，不是兄弟喝多了，這幾年算盤子一響，十幾萬紋銀，落在誰兜裡了？全落在兄弟我兜裡了，哈……同行同業，氣死他們。誰能有這麼多錢呀？」焦二爺一想：他喝多了，沒有姓焦的，他哪兒掐這筆錢去？想到這兒便說：「兄弟你別喝了，過去的咱不談了。」「不能不談。您知道我怎麼掙的錢？」「嗨，兄弟，別提了，這不都是我們的交情嗎！」李國良一撇嘴：「哼！您知道嗎？我這局子裡這幾年掙的這些錢，都是我鏢裡的鏢旗掙出來的！一桿鏢旗，金弓為記，沒有祖宗留下來的鏢旗，甯說吃爆羊啦，喝涼水都沒有呀。」二爺一聽，啣喝！眉毛都立起來了：「你一桿鏢旗，金弓為記，功勞就全是你們賈士李的啦？沒有姓焦的這五年苦乾，能掙這麼多銀子？嘿！酒後之音哪，李國良呀，好你個年輕人，過河就拆橋呀。告訴你，我姓焦的現在跌腳就到口外去，我瞧瞧你這金弓為記是什麼滋味！」焦二爺說完，一跌腳站起來，收拾收拾東西自己扛起來，鏢師、伙計跪下磕頭攔，攔也攔不住，焦二爺揚長而去，直奔護國寺。

來到護國寺，順角門進去，面見自己的師兄馬寶善，把東西往這兒一擱，說道：「哥哥，我瞧您來了。」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我聽國良說你節前趕回來。你怎麼不在他那過節，跑我這兒來了？」焦二爺往這兒一坐，一聲沒言語，低著頭。喇嘛爺一看，不對：「老二，你跟誰生氣了？」焦二爺氣呼呼地說：「哥哥，我要跟你告假，今後李國良的事兒，你甯管，我要回口外。」

「等等，怎麼個意思呀？」焦二爺如此這般，這麼一說：「哥哥，你說這幾年掙錢掙的是他們賈士李的鏢旗、金弓為記的錢。哥哥，他把我焦秋華攔在二上了。哎，我瞧瞧他金弓為記是什麼滋味！」「噢，你什麼時候走？」「我這就走。」「你等等，你帶點東西走。」「帶什麼？哥哥。」「你等著。」

喇嘛爺站起來，走進裡屋，拿出一口刀來，刀刃衝著焦二爺，刀尖衝下，提著刀把。「給你刀。」「我要刀幹什麼？」喇嘛爺一伸脖子，道：「你把我腦袋帶走，你不把我腦袋帶走，你不能回口外！」「哥哥，您擠兌我，向著李國良？！」「你呀，我誰也不向，你上口外，一跌腳就走，你跟他嘔氣，李國良就指著西北口這趟路呢，他今後受得了嗎？他受不了，又不敢惹你，可他敢找我呀。你們倆沒這茬我不管，有這茬兒我現在就得管，到時候你劫鏢，他來找我，我不是甘受你們二位夾板氣嗎？你不能讓哥哥我為難呀！」

「可是哥哥，我出不了這口氣！」「你有什麼氣出不了的？咱比他大得多，他還是小毛孩子呢。再說啦，酒後話能聽嗎？如果不喝酒，說出這話咱倆一起奔口外，你不劫，我都得劫，我不能原諒他。你先別走，在我這兒呆著。看看他來不來，說些什麼，然後你再離開這兒。」「好吧，我聽您的。」馬寶善讓小喇嘛把東西拿走，把刀收起來。第二天一清早起來，天剛閃亮。李國良外頭哭著就進來了，如喪考妣。「哥哥，我二哥在您這兒了嗎？昨天晚上酒喝多了，我說了一些胡話，二哥您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宰相肚裡能撐船。」

李國良都嚇暈了，踉踉跄跄往裡走，一眼瞧見焦二爺坐著呢，臉色蒼白嘴唇發青，氣得直哆嗦。李國良忙跪下道：「二哥，我給您磕頭了。」

原來昨天晚上焦二爺走後，鏢師、伙計們可就擔心了：「西口的鏢可怎麼走呀？」大傢伙兒把國良攙到客廳去，直到第二天，天光閃亮。李國良一睜眼，醒酒了。問道：「二哥哪？」管事的忙道：「您還找二哥哪，昨晚您喝多了，您說什麼來著？把焦二爺給得罪啦！我們這麼多人跪下給他磕頭，都攔不住焦二爺，人家走了，說回口外看你這鏢旗、金虧為記是什麼味道？」

「諸位，怎麼不拉著點兒？我今後再喝酒，我就不姓李。哎，要我的命啦！」

李國良頓足捶胸，在屋裡折騰上啦。李國良抽自己的大嘴巴呀。管事的勸說道：「依我說，焦二爺不定走得了，您從鏢局奔護

國寺吧，可能二爺去了護國寺。既是到了口外搶咱們的買賣，他知道您不敢去要，定要找喇嘛爺。到時喇嘛爺一出頭，焦二爺不也得放嗎？焦二爺要打算上口外，跟您賭這口氣也得跟喇嘛爺說好嘍。喇嘛爺點頭了，您還有指望；喇嘛爺不管，您就得關張。你趕緊奔護國寺。」李國良一想：對呀！就奔護國寺了。一打聽焦二爺在，李國良放心了，來到門口就哭上了：「哥哥呀，千錯萬錯是兄弟的錯呀！」

挑門簾，跪下就磕頭。焦二爺氣呼呼地說：「李鏢主，你幹什麼給我磕頭，你不是一桿鏢旗、金弓為記嗎？」「二哥，我給您磕頭了，我不是人，我喝多了。喇嘛哥哥，您給說句話，講講情吧？」喇嘛爺這個氣：「你就擠兌我老實，你二哥這幾年為你容易嗎？銀子是你二哥給掙的，沒想到你說出這話來。我要再向著你，我沒法跟你二哥說了。你主心不裝著這話，酒後怎麼能說出來呢？這一回的事情我不管。」「喇嘛哥哥呵，我給您磕頭，我跪在這兒不起來，原諒小弟酒後無德呀。」李國良堂堂的鏢主，說出這樣的話來，焦二爺一想，也夠瞧的了，喇嘛爺也想，適可而止吧！便對著焦二爺說：「秋華，他到底是咱們的兄弟，依我說，大人不記小人過，你跟他回去吧。」李國良也說：「聽喇嘛哥哥的話，咱們回去吧。如果您去口外，我就關張，我不乾啦。二哥，咱也夠花的了。」馬寶善老喇嘛爺也替國良懇求：「你跟他回去吧，還有下一次八月十五。」「對，二哥瞧以後的。」焦二爺看了看國良，淚眼模糊地說：「國良呀，將人心比自心，甭管焦兩我在口外怎麼劫你的鏢，可進城裡你待我姓焦的真不錯呀！得了，交朋友嘛。我替你賣把力氣，西口外給你保鏢，什麼時候你的鏢旗到了口外，也是平著走哇，沒人敢惹你。沒想到你說出這樣的話，叫二哥我寒心。行啦，誰叫你是兄弟哪！口外我不去了，你隨便做吧。你回鏢局，我就在護國寺住下了。」國良一想：二哥要不回口外就行，實在要回，國良我也不敢惹他，還仗著喇嘛哥哥。想到這兒便說：「二哥，回去我讓先生籠籠帳，二哥在這兒五年，這五年咱一塊銀子砸兩半，你一半我一半，你願意怎麼花就怎麼花。您看好不好？」焦二爺聽完哈哈大笑道：「國良呀，你到口外瞧瞧去，我的銀子一屋子一屋子的，存了不知幾屋子了。現在我都不不要了，一個錢兒也不要，我不在乎錢，錢全歸你啦！」喇嘛爺也說：「國良呀，你二哥說到哪兒就能辦到哪兒，你自己回去吧。你也甭給他那麼多錢，你給他盤兩萬銀子。」焦二爺不解地問：「我要這些錢幹什麼使呀？」「你甭管，你的後半生就交給他了，算他孝敬你的。」

焦二爺搖頭：「我不要，你們哥兒倆都在這兒了，我掐一點錢就夠用了。我打算開個把式場，收幾個徒弟就成啦。」國良一想：這多便宜呀，又不要錢，又不回口外，買賣我還能照樣做！事情就這樣化解了。李國良吃完飯回到鏢局，還真給盤了五萬兩銀子，算佈施給護國寺了，人家焦二爺一分錢不要。

焦二爺真在塔院立起了大桿子，找了個場子，開了不少徒弟。可惜好人太少，都是些吃倉訛庫的東西，所以焦二爺也淨教些張嘴大老虎、老虎張大嘴，扁擔一條、一條扁擔的把式。你給錢就要，不給也就算了，但這些人都很尊敬焦二爺。王虎、趙龍挨了打跑來報告師父：「我們叫人家給打了！我們正在茶館練扁擔一條、一條扁擔，張嘴大老虎、老虎張大嘴，有倆小孩把我們打了，您瞧瞧去吧。」焦二爺把臉一沉：「我說，你們倆練得好壞我不提，為什麼到大庭廣眾之下練？這就叫招搖撞騙，顯你們能耐，你們真是這樣嗎？你們連小孩都打不過，從這以後把你們除名，我不要你們了。」把王虎、趙龍給轟出去了，然後焦二爺出來到月亮門，偷偷往茶館那邊瞧，一問才知道，這是雍親王府童俠客的弟子。焦二爺看著兩位俠客給了茶錢走了，自己也不忙。

過了幾天，閒著沒事了，焦二爺把長衣服穿好出了護國寺，跟人家打聽雍親王府。焦二爺明白，官私兩方面我都惹不起人家，童俠客爺下江南，拿二小請國寶，北高峰獻藝賀號，是武林之中的佼佼者，論私下裡頭我更惹不起了。但是我跟童林人不親，藝還親呢，我得規勸規勸他的徒弟，要約束著點，就衝那小孩說話也太狂了。這樣，焦二爺來到安定門富貴巷的雍親王府，到這一打聽，說教師爺的府在東面，焦二爺來到海川家門口，底下人把門開開：「您找誰？」焦二爺一看這府門頭，就知道海川這人年歲不大。

焦二爺抱拳說道：「我姓焦名兩，自小闖蕩江湖，有個美稱叫『豎臂摘星』，想拜望拜望童俠客。」「噢，您候著。」家人轉身往裡走，劉俊帶著徒弟都在功房裡練功呢。敢情夏九齡、司馬良乾的這件事在小兄弟裡都知道了，劉俊責備了兩位師弟，不應該到外頭給師父惹事。過了兩天沒事，大家還認為平復了。底下人進來說道：「小俠客爺，您出去瞧瞧，從護國寺來位老師傅，稱『豎臂摘星』焦兩，來見咱們童俠客爺的。」孔秀一聽便說道：「哎呀，壞了！打了孩子，娘出來了。打人家一拳，得提防人家一腳啊。」鐵羅漢吳成也在這兒呢，其實吳成是焦秋華的師弟，但孔秀不知道。劉俊把臉往下一沉道：「孔秀兄弟，你這是幹什麼呀？八字還沒一撇呢，你就說出這多話來。」

司馬良、夏九齡臉上可就有點兒不掛了。孔秀不在乎，接著說：「師哥，咱也不是為別的，誰出的事誰擋著。」孔秀這不是冒壞勁兒嗎！劉俊生氣地說：「師弟不要多說了。」大傢伙兒隨著劉俊往前來。門開開了，一看焦秋華，黑燦燦的臉龐，兩顴骨顯得特別的黑，老頭個不高，但看得出來渾身都有勁兒。他沒戴帽子，剪子股小辮，一身青。劉俊迎上前問：「您是焦師傅，你找我教師？」「噢，你是？」「我叫劉俊，人稱穿雲白玉虎，我的教師叫童海川。焦師傅，您不是找我師父嗎？」「噢，不錯。小俠客，我找貴教師。」

「焦師傅，真對不起您，我師父這幾天總上南城。昨天，有朋友約我師父到牛街清真寺去了，到現在還沒回來。您先回去，等我師父回來，我把您的意思稟告給我的教師。」「好吧。」焦二爺是講理的人，我找人家大人，他家大人不在，應當回去。「即然如此，焦某告辭。」一抱拳告辭要走，夏九齡過來了：「焦師傅，我師父沒在，但做弟子的都在。有這麼一句話，弟子服其勞啊，您可以到裡邊坐一坐。」焦二爺一想：這小子跟劉俊不一樣，多狂呀！你打了我的徒弟，到現在你又攔我，看來我也不用等你師傅了，你就可以把我對付了，我要不敢進你的家，我這人還闖蕩不闖蕩了？焦二爺想到此便問：「小俠客，貴姓？」「我姓夏，叫夏九齡，多臂童子。」劉俊過來了：「師弟，你跟老師這是幹什麼呢？」劉俊明白呀，你成嗎？夏九齡道：「師哥，您別管了，既然焦師父來了，請焦師父到裡頭款待款待。」劉俊一想：夏九齡是師父面前的紅人，人家是先進門的，我雖然是師哥，也是後進的門。

劉俊對他們倆人總有個客氣。「那麼好吧。」這樣，大家才來到客廳。

進來以後，劉俊請焦師傅坐下，又獻上一杯茶。夏九齡一抱拳：「焦師傅，您喝茶。您找我們老師有事吧？」焦二爺衝著夏九齡一樂：「有你吧，在護國寺塔院裡，你們喝茶，跟我那不成材的徒弟打起來了。這次焦某來到貴府，面見貴教師，就是前來賠禮的，哈……小俠客，難道我賠禮不對嗎？」

劉俊趕緊攔住了夏九齡：「師弟，你不要多說。」又對焦二爺說：「焦師傅，他們總想著出去，要是我師父在，不會讓他們出去。師父不在家，我這做師哥的不好攔他們，我還千叮嚀萬囑咐，不要讓他們惹事，沒想到他們跟您的弟子發生了口角，誰勝誰負，好在都是孩子，這個問題不大。」「噢，少俠客，我那些徒弟跟你們不一樣，他們都在倉裡頭幹活的。說真的，我教徒就是為掙幾個錢吃飯，並不是真教，他們也不是真學。我教他們這些能耐，是讓他們出去挨打的。你們貴老師教給你們的都是絕藝，我這次來沒有歹意，交個朋友，既然貴老師不在，焦某告辭了。」焦二爺一瞧，人家徒弟都是年輕氣盛的，我別在這兒呆了。據說，童海川這人虛懷若谷，但他的弟子不見得都是這樣，總有點自豪感，認為師父是雍親王府的教師爺，下江南露過大臉，又是大俠客。這裡孔秀又在旁邊搭茬了：「唔呀，焦師傅，我師父不在，可我師哥的武藝也很不錯呀，焦師傅，不能這樣地走，您應當留下幾招功夫讓我們大家開開眼。」焦秋華想：這個童林我雖然沒見著，但你教徒弟時，如果不是這樣揚氣，目中無人，弟子們怎麼敢這麼講話呢？我焦秋華並沒逗你們的氣，你師父不在，我就走，我可有大人之才、容人之量啊。劉俊生氣了：「孔秀你怎麼淨惹事呀！」夏九齡、司馬良也附和著孔秀說：「那麼焦教師，咱外頭請吧！」焦秋華一看這幾個孩子趾高氣揚、不可一世的樣子，心說：我得殺殺他們的這股傲氣。焦二爺站起來抱拳道：「我原本要回家，沒想到你們眾小俠客不讓我走，那咱們就外頭過過招也未

嘗不可呀！」

說著話老頭來到當院。「好啲，我先討教討教焦師傅的本領！」孔秀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問心就是一掌，照焦二爺打來。